

岁月留痕

清明是一瓶关于梨花的婉约

杜明芬

家中有一个年岁很大的朴素花瓶，浅青色上不带丝毫纹理。多数的时候它像一位娴静温柔的女子，于深夜处默不作声，亦如晚月在寂静的角落散发着淡淡清辉。唯独每年清明时，素瓶才展露出自己的不同来。爷爷从院子里的梨树上剪下一大枝梨花，放入其中，雪白将黑暗的地方照亮，梨花的清芬在顷刻间就包围了整个堂屋。“梨花风起正清明”，思念与缅怀的情思悄然将素瓶涂上了生命的鲜活。

据奶奶说，院子里的那棵梨树是曾爷爷种下的。曾爷爷有两儿一女，分家的时候他说要跟着爷爷。后来爷爷与奶奶搬离原住处新建了房屋，屋前屋后一片空荡，曾爷爷就提议种些果树。他首选的就是梨树，因为爷爷最爱吃梨子。那时候的梨树不好找，找了许久都未找到。后来家里人逐渐放弃，开始兴致勃勃地探讨着种别的果树，但曾爷爷就是不肯，费了好大心思才将一棵梨树幼苗带回家。

小幼苗在跌跌撞撞中一路生长，

虽经受风雨侵袭，霜雪打击，但最后终是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。我出生的时候曾爷爷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但院子里的梨树每年春天都会开满一树热闹的梨花，夏天的时候会结满整树的青果，等到秋天梨子成熟，爷爷会将大部分梨子摘下来：一部分背到集市上去卖，一部分送给亲戚邻里，剩下的一部分会留在树上特意等我和弟妹妹回去吃。

小时候水果可是稀罕物，我们对甜滋滋的梨子自是爱不释手。可随着年岁增长，见过、尝过的水果种类增多，便对水果口感有了偏好，就不大爱吃一成不变的梨子了。恰巧爷爷前些年来迷上了嫁接，家里的其它果树，诸如桃树、李树、橘树之类的树都被爷爷霍霍过，只要结了果子，第二年就会被砍掉，换成新的品种。我对爷爷说不如把梨树也嫁接一下，没准换了新品种会更好吃。

爷爷摸了摸我的头，只是讷讷地说了一句：“这种梨子的滋味最好、最甜，我和我父亲都喜欢吃。”我一

时间有些静默，却也没把此前的话当真，毕竟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没承想第二年春天的一个平常日子，爷爷突然兴冲冲地拿回两三截枝杈给我看，说是他去别的地方搞嫁接的时候，听别人说起那里的梨子特别好吃，又想起我曾说过的话，特意央求那户人家给他的。

那一瞬间，平静的湖面忽然涌起了阵阵涟漪，涟漪留下了痕迹，我觉得那句简短的话语像冬天的炉火，不，比大雪中的炉火更加温暖。爷爷在梨树上精挑细选了许多，终于将新带回来的枝条嫁接了上去。幸运的是，嫁接好的品种成活了。从那以后，那棵梨树上就会开两种不一样的梨花，结两种不一样的果子。当然也会存有两种爱意，一种是父亲对儿子的爱，一种是爷爷对孙女的爱。既是缅怀，也是延续。

素瓶是曾爷爷去世的那年清明，爷爷去街上买的。那段时日，曾爷爷刚去世不久，爷爷状态一直不好。某一天他看到树上开得正盛的梨花和被

风吹落在地的瓣瓣梨花，忽地落下泪来。奶奶说的很隐晦，我却听懂了她的未尽之语。曾爷爷去世了，驮着爷爷的大山也就消失不见了。从此，他就成为了家里所有人的大山，守着其他人看日月山川。唯有那棵梨树是曾爷爷存在过的证明，唯有那满树的梨花，满树的梨子才叫爷爷想起他曾经也背倚一座大山……

那年清明，爷爷用剪刀剪下了一大枝梨花，放在了那个淡青色的花瓶中。堂屋中的梨花很香甜，光阴的余味也带着些微回甘，爷爷的情思便有寄托。后来，这也成为了我们家的传统，素瓶总是会在清明前后发挥出来，素瓶里插着梨花像大山长出来一场春天，那绿、那香一点一点化开岁月中遗憾与惆怅，不管是爷爷的，抑或是其他人的。

春风吹断行人肠，不言不语惹人伤。清明到了，堂屋里素瓶中的梨花正悠悠地开着，它像淡青色夜色中一枚晚来的月亮，莹白又淡雅，诉说着很多温柔的过往……



赶集人 曾玉明 摄

人生百味

针脚月光

尚丽娥

母亲总在缝补什么。

晨光初透时，缝纫机的哒哒声便从老屋东南角漫出来。她伏在斑驳的枣木案前，将我的校服领口翻过来又折过去，银针在靛蓝布料上犁出细密的沟壑。“扣子要钉牢些”“领口容易开线”，她的声音像线轱辘在檀木板上打转，一圈圈缠住我急于逃向门外的脚步。那时的春日总是太短，短到听不完半句叮咛，短到看不见她鬓角沾着的棉絮，在晨风里泛着微光。

梅雨季的傍晚，她又坐在廊下补父亲的衬衫。蝉鸣浸在潮湿的暮色里，她的絮语混着线香袅袅：“袖口磨薄了要加衬”“后襟脱线处得回针”。我趴在竹席上临字帖，看金线在她指尖游走如萤火，忽然觉得那些唠叨原是具象的丝缕，正在织一张捕梦的网。

真正读懂这针黹里的深意，是在北上的列车上。隔着车窗抚摸连夜赶制的棉衣，内袋里平安符的轮廓烙着掌心。藏青布面上，母亲用暗线绣了整夜的星斗，针脚细密如她反复念叨的“北方风硬”。铁轨撞击声里，那些曾被视作蛛网般恼人的叮咛，忽然化作春蚕吐出的丝，将十八岁的莽撞层层裹成温软的茧。

后来在异乡的出租屋里，我学会对着台灯钉纽扣。每当线头打结，总想起母亲教我缝抹线时的神情——黄昏漫过她眼角的细纹，把唠叨酿成蜜色的光。“线要顺着纹路走”，此刻穿透两千公里的月光，正轻轻抚平我歪斜的针脚。那些零散的句子原是她埋下的伏笔，在某个梅子青的雨夜，突然连缀成守护的呓语。

今年深秋替她整理樟木箱，褪色的婴儿襁褓里掉出半轴红线。二十年前的端午香囊仍在箱底沉睡，艾草香早淡了，唯有母亲绣的菖蒲依然苍翠欲滴。她突然指着我大衣的袖口笑：“这锁边针法还是没长进”，银针已抢着在毛呢上跳起圆舞曲。那些说了半世纪的“袖口最易脏”“下摆要留余量”，此刻忽然显影成秘传的文章。

霜降那夜，她执意要我的旧围巾添流苏。月光透过冰裂纹窗格，将她的白发纺成银线。顶针与剪刀在青砖地上敲出更漏般的声响，我数着那些重复了三十年的唠叨，忽然听见时光的梭子在咣当作响——从母亲留下的纺车，到此刻我掌心的暖意，原来世间最绵长的爱，都是借唠叨的经纬，将星河绣进寻常的晨昏。



摄影 顾栋华 摄

凡人心迹

藏在月光下的母爱

张雪晴

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，想起小时候我总喜欢依偎在母亲怀里，听她讲嫦娥奔月的故事，蒲扇摇碎的月光在母亲膝头泛起涟漪，指缝间流淌出的神话故事，总沾着月光清冷的神秘感。

当母亲讲到嫦娥吞下仙丹、飞升天际，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时，那时的我，满心都是对嫦娥的心疼，想象她独自一人住在清冷的月宫里，身边唯有玉兔相伴，那该是何等寂寞与冷清。

小小的我，心里满是牵挂，于是爬上附近的山坡，放了孔明灯向月亮倾诉思念。我望着夜空，沮丧地问：“妈妈，你说嫦娥仙子能收到我的信吗？”母亲微笑着，指着石面上被月光拉长的身影说：“你看，那月光洒下的清辉，不正是月亮给你的温柔回信吗？”

读高中时，看书经常看到深夜，母亲则坐在一边陪伴着我。奋战的日日夜夜，伴着母亲安抚，月光从窗缝流淌下来，似乎也有了心神宁静的功效。就这样，我枕着月光，卸下疲惫进入了梦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看似诗意的夜晚，对母亲来说是多么艰难。那时，生活本就捉襟见肘，加之父亲投资失败，深受打击，家庭重担瞬间压在母亲肩上。

晨曦微露，月亮还未隐去，母亲早早起来做好早餐、家务。白天在一家文具店帮忙理货，为了多赚点钱，晚上马不停蹄地从东家辗转西家，弹棉花、干快递、做手工……手背上留下无数条细细浅浅的伤痕。

那年我又赶上读高中，费用高昂，那些洒满月

光的夜晚，对她而言，只有无尽的疲惫和揪心。有次，我心绪失落，辗转难眠，瞥见床头一旁织着毛衣的母亲，她倚靠着墙壁，几缕银丝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

那些月光打盹的午夜，母亲将因意一针一线隐匿在针脚的咸涩褶皱里。

成家之后，我偶尔回娘家小住。母亲早已被被褥换洗一遍，晾衣绳上的被褥将炽烈的阳光缝进经纬，蓬蓬松松。

因白天贪睡些，生物钟昼夜颠倒，半夜睡不着，突然耳边听到外面传来窸窣窣声，循声望去。只见母亲戴着老花镜，在台灯下手法娴熟地缝补衣裳。我蹑手蹑脚地起身，轻声问道：“妈，你怎么还不睡？”

母亲指了指手中的衣服，道：“我要给你娃做点小衣服，我怕，到时候宝宝出来了，我就来不及做了。”当我嚷着要陪她睡时，她轻轻地摇了摇头说：“我睡得迟，你带宝早点休息，要不然以后和我一样都失眠。”

我心中一阵温暖，随即却又一阵心酸。突然想起外婆曾说：母亲小时候，特别怕黑，连月光叩窗都要惊起一身冷汗。谁曾想二十年后，母亲羸弱的肩膀扛起小小的我，闯过多少次黑暗黎明。此刻，月光下的母亲成为一枚勇敢的月亮。她用爱与坚韧为我铺就幸福大道。

每当想到这枚勇敢的月亮，我的心头生出坚毅温柔的月光。哪怕前方荆棘丛生，我也无所畏惧。

我与淮南方言

牛牛刘

润许久才移民到城市的淮南本地人，我算是得了淮南方言的真传，“俺这”“俺那”经常会说，“就你能”“就你过劲”也常挂嘴边。

记得一次外出培训学习，在小组讨论环节，因为课题已事先透露，大家都准备得很充分。我也是在发言前就演练过，交流的时候，我自认为所谓的“淮普”没有太明显的破绽。规定的程序结束后，时间还富余，主持人也是好意给大家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，让大家畅所欲言。由于环境宽松，大家很随意地相互交谈，但有的话题扯得有点远，甚至带着偏见。其中有位学员老是拿凤台县所谓工作瑕疵说事，当时我解释了一番，但那学员似乎是杠上了，不一会儿又提起凤台。我是凤台人，谁想当众被揭短？我当即回他：“你那熊吧！”全场立即鸦雀无声，

大家面面相觑，数秒后又哄堂大笑起来。我当时急不择言，话一出口就已经后悔了。我又羞又气又恼，但更无奈，真想找个地缝躲起来。

类似的事情多了，我便有了条件反射，一到公共场合就开始犯怵。平常我是时刻小心，处处留意，无奈骨子里的土气和豪气，还是冷不丁会蹦出一两句土洋结合的话，总会在某些喜欢咬文嚼字的人那落下口实，在恰好处的时候“鹦鹉学舌”，招致更多人的嘲笑，久而久之，便成为大家常挂嘴边的笑柄。这番遭遇导致我在少量且熟悉的人面前说话还算流畅，一到人多、严肃的场合，就變得吞吞吐吐，畏首畏尾，有时候还会临阵脱逃。真到没有退路时，我便用低调到“当我不存在”的招数来麻痹自己。我那会儿是真惧怕，惧怕一不留神就又要闹得哈哈大笑。

凡尘一瞥

日渐落寞的小村庄

查政权

老家有位邻家大嫂去世，我又回了趟老家。我的老家是皖西南太湖县一个叫杨家窑上的小山村，十来户人家，五六个性，典型的杂姓村。这里过去交通闭塞，到县城要步行二三个小时，现如今在离小村一公里的地方修建了太湖高铁南站，双向六车道的大马路修到了村口，从县城到大概也就五六分钟的车程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村里的居民逐年减少，七零后基本都在外面打工，他们的后代绝大多数已经变成了城市人。所以，现在常年居住在小村的就是几十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。虽然现在交通发达了，生活好了，但因为缺少年轻人，小村显得没有生机，正在逐年落寞。只有逢年过节或谁家遇到红白喜事，在外打工的七零八零后们才会从天南地北回到小村，所以只有在这时，村子里才显得生机勃勃，热闹非凡。

去世的大嫂有三个孩子，两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县城，算是儿孙满堂，但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人独居。她这种情况与小村其他留守老人几乎完全相似，所不同的是有的是老两口都健在，互相有个照应，相比之下少了一点孤独的寂寞。大嫂出生在解放前夕，她的父母因为对当时形势判断不明，在解放前夕置了几亩田地，土改时被划成了地主成分。实际上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那几亩田地带来的任何福利，没有做过一天的大家闺秀，甚至没有念过一天书，是从真正的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地道的贫农，但却阴差阳错地背上了个地主后代的名分。好在我们这个杂姓小村人都很善良，村里人并没有因为成分问题对她一家另眼相看，更不像电影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格格不入，从我记事开始，印象中大家都是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。大嫂后来嫁到了本村，我至今依稀记得她当年戴着红

盖头坐着独轮手推车出嫁的场景。我的父亲小时候逃荒要饭，无家可归，是她婆婆的爷爷收留了我的父亲，所以他的公公和我的父亲从小一起长大，虽不是兄弟，但亲如兄弟。所以大嫂出嫁后与我家就成了“亲戚”。她一辈子为人厚道，古道热肠，出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在家是贤妻良母，在外是劳动能手，生产队插秧、割稻等样样在行，且干活做事从不惜力，是真正的里里外外一把手。

我参加工作后，每年春节回乡，大嫂都要请我去她家吃饭。她做菜的手艺很好，但亲如兄弟。附近红白喜事的宴席都是她给我母亲打下手，我母亲去世以后，她也就成了村里红白喜事的宴席主厨。她们那个年代全部都是义务帮忙，无私奉献。而现在小村里办酒席都是外乡人来承包，包括这次她老人家葬礼上的酒席，也是请来的厨师，所以厨师团队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一个能挑得起这副担子了。

大嫂的葬礼按当地习俗办得热烈而隆重，当然也很折腾人，所以我对安庆老家的一些习俗不敢完全苟同，移风易俗在安庆地区还任重道远。但是，也许正是这些我认为应该移风易俗的风俗，才能让小村因此而热闹几天。我因为有事只在那里待了一上午，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山村的灵气在于人气，人才是村子的灵魂。我可以想象她老人家葬礼结束以后村里的样子，一切恢复如常，只有那十来个老人日复一日守着空巢，扳着手指头在数着还有多少天过年。偶尔有几声鸡鸣或犬吠会打破山村的宁静，在提醒这寂寞的山村里还有一群老人在坚守。

山还在，水还在，路还在，但这山、这水、这路已留不住乡愁，因为留住乡愁的村子正在日渐落寞，慢慢消失……

往事随想

杨柳青青思华年

代宜喜

阳春三月，万物复苏，梅花、杏花、桃花、梨花次第绽放，尽显芳华。当偶然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，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踏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的诗句时，我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30多年前，与小伙伴们赤脚爬树摘柳枝、编柳帽、做柳笛的年少时光。

老家在江淮地区的一偏远小村庄，童年虽物资贫乏，但不影响我们小伙伴推铁环、看小人书和打皮卡的快乐。尤其是那些与春天、桃花、柳树、鸟儿等关键词时，我总会想起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的诗句，我们的小村庄也就是这样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。

记得小时候，刚过完春节，我们一群孩子就盼着柳树发芽。因为柳树一发芽，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摘柳枝，做柳笛。那时候，村子周围有好多柳树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像一群小猴子，争先恐后地往树上爬，我也不甘落后，光着脚丫，双手紧紧抱住树干，双脚用力一蹬一蹬，很快就爬到了树杈上。仔细挑选粗细合适的柳枝，就用手使劲一折，“咔嚓、咔嚓”一小捆嫩绿的柳枝就到手了。

摘完柳枝，接下来就是编柳帽。我们把粗一点的柳枝弯成圆形，然后用细些的柳枝一根一根地交叉编织，就像给柳枝编花环一样。不一会儿，一顶顶翠绿的柳条帽就戴在了每个小伙伴的头上，大家互相扮着鬼脸相互嬉笑着，个个都觉得自己就像抗日电影里的小英雄，神气极了。戴着柳帽，我们还会在田野里追逐奔跑，感觉我们就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。

编完柳帽，最重要的就是做柳笛了。这可是个技术活，做不好难吹出声响。我们先把选好的稍微粗些柳枝拿在手里，小心翼翼地拧动里面的枝干，一边拧一边转，直到柳杆和柳皮松动。然后慢慢地把柳杆抽出来，把柳管的两端用指甲掐齐，还在柳管的一头揸掉半指宽的硬皮，这就算是柳笛的发音片了。

柳笛做好后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它放在嘴唇里，轻轻一吹，“呜……呜……”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那声音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。

心灵手巧的还会在粗长的柳笛中间，用剪子戳几个圆孔，用手指按住孔，一边吹一边变换手指的位置，竟然能吹出不同的音符，尽管声音“难以入耳”，可那时小伙伴们个个都像笛子“演奏家”，人人吹着、笑着、奔跑着。

田野间、村子里到处都是我们的柳笛声，那声音交织在一起，成了春天里最美的“交响乐”。大人们听到这“嘈嘈切切错杂弹”的柳笛声，也会奇怪地笑着说：“这些傻孩子们又哄起来啦，春天真的来喽，好啦！”那柳笛声，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，打开了春天的大门，也让村子一下子“热闹”了起来。

如今，我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。在城市里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，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柳笛声。儿时柳笛，它不仅是我们童年的玩具，是连接我与故乡的情感纽带，更是远离家乡工作的游子心中无尽的乡思和乡愁。摘柳枝、编柳帽、做柳笛，每每忆起这些，我的心里就像有一股暖流在流淌……

《六姊妹》开播以来，剧情让人牵肠挂肚，淮南方言随之登堂入室，在大众群体中走红，会说淮南方言竟一夜之间成了“新时尚”。甚至在某些严肃场合，一句适时的淮南方言不仅不会显得尴尬，反而成为调节气氛“妙语”，引得听者“会心一笑”。我多年荒芜的心田终于得到滋养，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，都坦然地用淮南方言交流。这股挖掘方言魅力的春风迅速席卷全国，各地方言都“呼啦啦”地冒出来，就连淮南不同区县都参与其中，潘集的、寿县的、田家庵的、凤台的……都想找出最能代表本土特色的方言。方言如同春风雨露，滋润着淮南这片热土，催生蓬勃向上的文化自信。

如今，土得掉渣的淮南方言越来越悦耳动听，其中深埋着淮夷文化、楚汉文化的根脉，更饱含淮河儿女的率真和质朴，毫不掩饰地袒露着淮南人的真性情。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 (第五季) 征文